

東北史中諸名稱之解釋

馮家昇

歷史上，關於東北之名稱，曰東夷，曰東胡，曰韃靼，曰滿洲；皆表示東北民族之符號，而其範圍則古今各異。如東夷，經傳所載乃居于山東，江蘇，安徽等地之夷；三國志後漢書以後，則指居于東三省，朝鮮，日本之民族。東胡，原始不過居于熱河之一種民族；而西洋人以爲通古斯之對譯，用于東北一般民族之公名。韃靼，初爲與安嶺一種民族之名，至明則統指元代後裔；至今而西洋人更用于古代漠北之一般民族。滿洲，初不過居于吉林之小部族，清人入關，爲八旗之公名；至今則互東三省一大區域，概謂之曰滿洲。

一 東夷

先秦經傳中，有所謂東夷，亦有所謂九夷。王制云『東方曰夷』。後漢書東夷傳謂夷有九種，故云九夷。一則表示其方位，一則表示其數目，一而二，二而一也。言九夷者自來有二：（一）東夷傳說，（二）李巡爾雅釋地注。東夷傳謂九夷爲：一、畎夷，二、于夷，三、方夷，四、黃夷，五、白夷，六、赤夷，七、玄夷，八、風夷，九、陽夷。王靜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夏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后芬三年，九夷來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商仲丁征于藍夷，河亶甲征藍夷。是此之所謂九夷必甚古也。李巡爾雅釋地注所謂九夷爲：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又邢昺論語注疏『子欲居九夷』所舉與此同，惟高麗改作高麗，滿飾或本作滿節（阮元校勘記以浦鐘飾誤爲節之說爲非）。大抵爲漢魏以後之說，說經者多以附會而不道。呂思勉貉族考（中山文化季刊創刊號）解東屠爲屠州，滿飾爲滿潘汗，索家爲索維，並謂漢之郡名乃因九夷之名，非九夷之名原自漢郡也。然此說不自呂氏始，日伊藤長胤日韓古史考引蓋簪錄，以滿飾爲滿洲，鳧更爲扶餘，天鄙爲鮮卑，早有此論。按魏志裴注引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又『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則烏丸鮮卑秦漢以前統稱東胡，漢初爲冒頓所破，始有鮮卑之名，先秦時代安能有之？

大抵後漢書東夷傳所謂九夷根據竹書紀年，說必最

古。甲骨文中屢有征『夷方』之文，此『夷方』或即『方夷』。孫詒讓墨子閒詁以爲『王制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論語：子欲居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按東夷傳又引論語『子欲居九夷』之文，與此九夷未別爲二。且孫氏既謂兩種九夷有別，但未能舉出論語九夷爲何名。大抵其始也或有所指，其後至春秋戰國時代，已爲稱東夷之一種術語，非東夷在孔子時代其數仍九也。

九夷住地，說經者自來各異。孫詒讓謂在淮泗之間；劉原父呂東萊謂在徐州南陽之間。由吾人攷之，此九夷所居，不盡在一地，其散佈甚廣。大抵周民族東來時，互黃河下流，朝鮮西北，遼東半島各近海之地，均爲此東夷之住地。其在中國之東夷因受周民族之壓迫，逐漸散居山東，安徽，江蘇等地，春秋以後之萊，紀，邾，徐……等等皆屬此一支；歷秦漢而融合於中國民族血統中，後漢書東夷傳，『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是也。其居于朝鮮遼東半島者即漢魏以後所謂之東夷，各史所指亦即此一支。二者地域雖不同，論其種屬則一。此由近年考古方面所證明者也。

二 東胡

西人每以東胡爲通古斯之對音，如一八二〇年法人

Abel Rémusat 於所著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

1213 謂東胡即西伯利亞與『滿洲』蔓延之通古斯族之對譯。一八三一年 Klapproth 於所著 *Asia Polyglotta* 亦然，在氏之亞洲史表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中，通古斯欄內收入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失韋，地豆于，烏洛侯，渤海，契丹，女真。沙畹 *Chavannes* 於所著 *Voyageurs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e XI, p. 389, Note i)*，譯魏志 烏丸傳『烏丸者東胡也』爲 *Les On-hoan sont des Youngo-ese*。日人白鳥庫吉於所著東胡民族攷（史學雜誌第十九編）反對之，謂『通古斯』乃 *Yakut* 人因輕侮其隣族而稱之名詞，其義在各民族語言中爲『豕』，十七世紀時，俄人首聞其名，而傳于歐洲；至于東胡則爲春秋至漢初遊牧于遼河上流之蒙古種，其名爲東胡，意即東方之胡也。二者之間毫無關係。

按西人以東胡即通古斯之對譯，不若謂通古斯原出自東胡之爲透闢；至于白鳥解東胡爲東方之胡，則出自史記 匈奴傳索隱所引服虔語『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此不過漢人囿于匈奴之武力，故作此解耳。易言之，漢之北患在匈奴，凡言胡，均以匈奴當之，言東胡則又解爲東方之胡。實則先秦以前早有所謂『

胡』，並不指匈奴。史記匈奴傳，『而晉北有林胡』，集解曰，『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爲李牧所滅』；『樓煩之戎』，索隱引應劭語曰『故樓煩胡也』。攷匈奴在春秋戰國時代不過塞北一小部族，至秦而仍受制于東胡月氏。史記謂『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當時情勢由此可見。匈奴之彊，始自漢初之冒頓，然東胡則早具其名矣。

東胡必有其原音在，作東胡者其音譯之一。山海經海內西經，『東胡在大澤東』，又曰『夷人在東胡東』。逸周書王會，『不令支玄摸，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熊』，孔晁注曰，『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王氏補注曰，『管子曰，桓公敗胡貉，破屠何。注按卽尹知章注屠何，東胡之先也』。

王會謂不屠何，管子稱屠何，則『不』字一望而知爲附加字。何秋濤王會篇箋釋曰，『謂之不令支，不屠何者，猶吳之稱勾吳，越之稱於越也。蓋其國之人自稱有此發語聲，故因而記之』。又按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七不律謂之筆條曰，『郭璞曰，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轉變。引之謹案：『不』者發聲，猶『滂』謂之『不滂』（見釋邱）；『類』謂之『不類』；『若』謂之『不若』也（見釋魚）。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聿』『律』聲相近；『不』發聲也。『不』

律』謂之筆，猶言『律』謂之筆耳。鄭樵注曰，緩聲爲『不律』，急聲爲『筆』。其說似是而非』。按王氏于此『不』字所解極當，可與王會『不』字相印證。

是則東胡一作屠何，均由其原音所轉譯者。又按何秋濤王會篇箋釋云，『屠何卽徒何城，在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卽徒何也』。則東胡，屠何之外，復有所謂徒何之異譯也。此徒何其後專用于地域之名，而東胡則用于民族之號。若究其原始，殆由一音之轉耳。

史記匈奴傳，冒頓滅東胡，虜其人民，東胡之名自此不見于史籍。然其人民不盡爲匈奴所虜，必遠逃漠北以自保。若東胡之裔烏丸自曹魏以後不見于史籍，然按舊唐書室韋傳，『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那河卽今嫩江，烏丸雖在三國時代爲曹魏所滅，然其遺族至唐代仍居于黑龍江上游也。又若鮮卑，隋唐以降亦不見于史籍，然按丁謙北方三大人種攷（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漢書匈奴傳攷證），『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卽鮮卑轉音（按何秋濤朔方備乘已有此說）；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泰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一名唐古希），通

古斯河南即大鮮卑山之所在。一以河爲標目，一以山爲標目，中西所攷，若合符節。初東胡爲冒頓所滅，雖其支系若烏丸鮮卑者出，而其少數之基本部族必遠逃漠北，退享其原始人類之生活。今日黑龍江省尙有一族曰通古斯 Tungus，白鳥以爲 Yakut 人賤稱其隣族之名，然寧知非秦漢時代之東胡因退保漠北，得以殘留于今者耶？

三 韃靼

韃靼，達怛，達旦，達鞏，達達，達打皆一音之轉，

波斯人曰 Tair，歐人曰 Tartar。英人 Parker 於所著 A Thousand Years of Tartars p. 97 謂魏志烏丸大人蹋頓 Tatun 即韃靼 Tartar 之原音。余按漢書匈奴傳，『單于行西南，留闐敦地』，師古注云，『闐音蹋，頓又音對』。後漢書馮異傳，『又降匈奴于林胡頓王』，章懷注云，『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闐音蹋，敦音頓，又音確」』，則闐頓二字已見前後漢書，Parker 氏蓋臆說耳。就吾人所知，韃靼始見于唐玄宗廿年之突厥闕特勤碑。其詞曰，『且泣且歎之前方日出處，猛烈沙漠之民 Tabgac (唐家子) Tuput (托跋) Apar, Aprim, Kirghiz (黠戛斯)，三姓 Kurikan (骨利幹)，三十姓 Tartar (韃靼)，Kytai (契丹)，Tatari 等民來，既歌且泣』。『右爲

其後蔓延于陰山山脈，循名責實，此韃靼乃與蒙古部族相

Tabgac (唐家子) 之民敵，左爲 Baz 可汗，九姓 Qariz (回紇) 之民敵，Kirghiz (黠戛斯)，Kurikan (骨利幹)，三十姓 Tatar (韃靼)，Kytai (契丹)，Tatabi 皆敵也』。其中之 Tatar 即韃靼，已毫無疑義以上見于簡內互蒙古史研究韃靼考文所引。見于中國文獻之最早者爲唐會昌間李德裕之一品集卷五賜回鶻溫沒斯特勒等詔書『秋熱，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鞏等平安好！』又卷八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等書『紇圻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云發日紇圻斯即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以上王靜安蒙古史料四種韃靼考亦引。其後舊唐傳宗紀，舊五代唐武皇紀，新唐沙陀傳，新五代韃靼傳；遼史，契丹國志，元秘史等書各有所記載。

遼史有阻卜，金史有阻鞏，王靜安先生以爲元人諱稱韃靼所改，徐旭生先生著阻卜非韃靼考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期駁之，王靜如先生又別著論韃靼非阻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謂阻卜或阻鞏乃藏文之 Sarpo，指蒙古人也。無論阻卜或阻鞏是否爲韃靼，要待繼續之搜求；吾人所注意，則以此一部族之名賡續之久，應用之廣，有非其他名稱所及。其始也不過與安嶺一帶游牧之一小部族，其後蔓延于陰山山脈，循名責實，此韃靼乃與蒙古部族相

近之汪古惕，元秘史稱曰塔塔兒，並非蒙古自身之稱。宋人不知，妄爲附會強分所謂『黑』，『白』，『生』，『熟』，以黑韃靼或生韃靼專指蒙古人。明人更沿宋人之說，指元之後裔曰韃靼。歐人更擴大而以亞洲北部之古代民族統曰韃靼，如 Visdelou 之 *Histoire de la Tartare*, Parker 之 *A thousand years of Tartars* 等書是也。則韃靼一辭至今已爲用于亞洲北部之古代民族之一種術語矣。

四 滿洲

滿洲一詞來源未久，始見于清太祖實錄，表示部族之號，若肅慎，勿吉，女真，非地域之名也。清人入關，用于種族，如清漢曰『滿漢』是也。然其時亦有以爲地域之名者，故乾隆特闢之曰：『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彰彰可考也』。滿洲源流考卷一。顧其時所指之滿洲地域，不過包括遼水以東，鴨綠江以西，混同江以南一個區域；易言之，清室發祥地之建州衛在清初一般人之心理中爲滿洲之地域也。十八世紀後，俄人蓄意侵略東省，互東三省一大區域冠之曰滿洲，滿洲爲地域之名自是始著。

至滿洲之意義，寧承恩君曾爲滿洲字義考，載東北叢

刊第一期，及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北平新報東北問題欄。

家昇以其取材不廣，出處不明，復爲滿洲名稱之種種推測，刊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十七號，對於『滿洲』之解釋凡十一：一爲清亮之意，二爲勇猛之意，三爲『滿珠』之譌，四爲『滿是豬』之訛，五爲滿仲之重出，六爲肅慎之音轉，七爲勿吉之音轉，八爲滿節之音轉，九以滿咄得名，十以『文殊師利』得名，十一以滿住得名。諸說或得或失，詳見原文，不復具論。至今思之，此十一說中，惟『滿咄』，『滿住』之說較爲得之。

按隋書室韋傳，『南室韋……分二十五部，每部有一莫弗滿咄』，猶言酋長也。『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弗滿咄』』。又韃靼傳，『渠帥曰『大莫弗滿咄』』。此『莫弗滿咄』，『乞引莫弗滿咄』，『大莫弗滿咄』，一望而知其爲綴合字。遼史語解，『『莫弗紇』，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此『莫弗紇』或『莫弗賀』即『莫弗』，則其頭音，室韋，女真（蘇曷），契丹三部均同，而『滿咄』則爲室韋女真所獨有也。大抵『滿咄』爲一種尊號，加『莫弗何』，加『乞引莫弗』爲較尊；加『大莫弗』則尤尊；其基本之字根『滿咄』歷許多年而仍廢續于其部族中。

求此『滿咄』之對音，則惟建州女真酋『滿住』一辭

足以當之。按明季北略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建元天命，國號後金，黃衣稱朕，當時自稱曰『朕』，而其臣下則稱之曰『滿住』，可見『滿住』爲一種尊號，建州女真在清太祖時，尙以此稱其首領也。又按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據朝鮮記錄，清太祖天命三年（萬曆四十七年）之春，都元帥姜宏立加入明軍，征清太祖，中途爲清兵所虜，見太祖之部下，俱稱太祖曰『滿住汗』。則建州女真以『汗』而加于『滿住』之下，與室韋、靺鞨以『莫弗』而加于『嚙咄』之上，命意不無相關。

又有所謂『南滿』，『北滿』，『口滿』，『奧滿』，則爲晚出之名稱，而受政治之影響者也。『南滿』，『北滿』見于中國文書者自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俄東省

明代「棄套」始末

古無河套之名。自明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抵寧夏花馬池，棄長城以北三面環河之地于外，遂以河套名之。

其地戰國時屬于趙，秦爲上郡九原地，沿河築城，扶蘇蒙恬所經營者爲縣三十餘。漢置五原郡，主父偃所謂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內省輸運戍漕，廣中國之邊備者是也。魏晉因之。五胡時苻秦，赫連夏迭有其地。

鐵路續訂合同始；『口滿』，『奧滿』則爲日人所妄定。

至其範圍向未有明確之解釋：一八九七年俄大藏省所編之滿蒙全書第一卷地理部頁一下，『南北滿』以分水嶺爲界，所謂分水嶺即公主嶺，嶺北曰『北滿』，嶺南曰『南滿』。長春以南爲『南滿』，以北曰『北滿』，此日人文書所習見；而稻葉君山則以『南北滿』之分界在哈爾濱（滿洲發達史，則尤異者也。所謂『奧滿』包含黑吉二省之一部，『口滿』則沿長白山脈而蔓延之區域也。見八木榮三郎滿洲攷古學坪九萬三序。要之，俄日任意定名，意有所受，各欲其勢力範圍之擴大，馴致一種名稱欲尋求其界說而不可得耳。

伊志

隋置勝州榆林郡，更于沿邊築長城焉。（參考秦邊紀略卷六。

唐初置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中宗時從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地，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突厥南寇之路。唐末拓拔思恭思忠以討黃巢功，賜姓拜爵，奄有寧夏綏豐勝宥麟諸州地，延五代及宋遂建國爲西夏。元滅西夏置寧夏行中書省，旋并入甘肅省。

明初既逐走元敗將王保保等于塞外，遂城東勝州北千里之地，墻塹墩臺，居然腹裏。洪武四年正月廢州置衛，並置失寶赤，五花城，幹魯忽奴，燕只，翁吉刺五千戶所。二十五年八月分置東勝左右中前後五衛，屬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罷中前後三衛，僅存左右二衛。永樂元年二月徙左衛于北直盧龍縣，右衛于北直遵化縣，直隸後軍都督府。三月置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于懷仁等處守禦，而衛城遂虛。正統三年九月復置，其後又輟東勝而就延綏，則以一面捍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邊患相尋不解矣。（參考明史四十地理志一。）

北虜寇邊與入套之始

有明一代，北虜爲患，無時或已。成祖時，阿魯台叛服不常。宣宗之世，有兀良哈之寇亂。英宗時，瓦剌也先漁大，帝就征之，致肇土木之變。其後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旋又爲其知院阿剌所弑，內部分亂，故邊患得苟息焉。

天順而後，李來猶獮。元年四年寇寧夏，參將神興戰死。三年正月總兵官石彪，彰武伯楊信敗李來于安邊營，都督僉事周賢等死焉。四年八月李來三道入寇大同，旋入雁門掠忻代朔諸州。九月復圍大同。五年六月寇河西，官

軍敗績。是年八月上書乞和，明年春入貢，於是邊警又得不傳者數年。

成化之初，毛里孩復繼之入寇。元年八月犯延綏。二年七月犯固原，旋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三年正月命總兵官朱永討之，寇且入犯大同。四年冬輾轉犯延綏遼東等處。五年十一月再犯延綏，毛里孩與亂加思蘭李羅忽滿都魯諸寇相繼入居河套。自是宣大延綏烽烟不息，而虜之入中國者行堂與矣。

成化年間之搜勦河套

自成化五年冬寇入河套，屯牧其中，屢爲邊患，延綏巡撫王銳請濟師，朝廷命以右副都御史王越之赴。越至榆林，遣遊擊將軍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鎮羌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寧戰黎家澗，瑾戰崖窰川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于鎮羌，寇始退。六年春以捷聞，越引還至偏頭關。二月都督僉事房能以河將解凍，寇仍未去，欲潛据河套度夏，擾耕農，乞留越統宣大官軍操戍，詔從之。（參考明史七一王越傳。）

三月巡撫王銳以寇入河套潛伏，聲言耕種，時來搶掠，出沒不常，奏請備禦。旋諜報迤北虜酋將糾衆寇邊甚急，詔撫寧侯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劉玉劉聚

充左右副總兵，太監傅恭順恒監軍，右副都御史王越參贊軍務，往延綏備禦。

五月參贊軍務右副都御史王越等議上安邊勦賊事宜，分遣諸將錢亮等分統騎步兵軍于安邊營，高家堡，神木堡，龍州城，懷遠堡，清平堡，鎮羌堡，平夷堡，雙山堡，威武鎮，清平堡，寧基堡，及波羅安邊靖邊孤山柏林清水等要塞。而自與太監傅恭順恒，撫寧侯朱永，統步騎兵一萬二千有奇軍于榆林，總制三路，相機策應，以圖成功。七月平虜將軍朱永奏報官軍于張厚家川蘇家寨等地方遇賊戰敗之，頗有斬獲。是時襄陵王冲林以虜入河套致煩朝廷出師征討，願率子孫及婿從總兵官征勦。帝優詔不許。

然是時寇逾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餘，又分散防守，勢不能敵。平虜將軍朱永等因以河套虜寇未退，議上戰守二策。其畧曰：『爲今之計，宜于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兵馬數萬，期于三日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搗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提督官軍各守城堡，伺便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

事下兵部，尙書白圭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勅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是冬亂加思蘭阿羅出諸虜分道進犯大同，總兵官楊信告急，而花馬池定邊營之寇又入抄固原寧夏。白圭以虜寇久据套不退，擾邊無虛日，乃于八年二月建議搜套。疏略云：

『虜寇深入，頃已勅吏部侍郎葉盛親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開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分守要害。又今河水已開，虜無遁意，計其秋高馬肥，必復入寇。必須于明年二月大舉搜勦河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

帝壯其言，命如議行之。是時右副都御史余子俊，總兵官許寧等奉搜套議，請會王越赴京面議機要，大舉搜勦。兵部命侍郎陳俊區畫糧草，所有行軍方略仍命侍郎葉盛與諸將會議奏聞。（以上參考憲宗實錄。）

葉盛者，初爲諫官，喜言兵，多所建議。及往來三邊，乃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皆未可輕議。乃會都御史馬文升，都督白玉等上疏謂宜堅壁清野，伺寇情歸擊之，令受一大創，庶可遏其再至；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其巢，誘其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參考明史一七七葉盛傳，原疏甚長，載憲宗實錄八年三月。）

卯。旋復與右都御史王越等上疏，謂「套中地境動經數千百里，沙深水少，軍行日不過四五十里，往返必踰月，計調集官軍必至一二十萬，所需糧料供運之人不下數十萬。若以原調與兵部今擬並本境官軍通爲籌算，各就近分守要害，酌量虜情，來則拒殺，去不窮追，俾進無所得，退無所措，勢既困迫，必將圖歸」。

尙書白圭以爲：「延綏二十三堡已餘一千五百里，而寧夏所屬花馬池直抵高橋又可四百里，今各堡人馬分地而守，供給倍常，使虜知我兵勢之分，轉輸之苦，俾奧魯遠處河套，而于精騎時出剽掠，因糧于我，至春不去，則大同、宣、府、甘、涼等處客兵經年調發，屢歲戍守，師老糧費，軍罷民敝。况所積糧草有限，以七八萬之衆駐師坐食，儻有不給，必須徵發，意外之患，在所當慮。宜俟盛越至京之日，仍以所奏事情會官議處」。

是年五月葉盛還京，王越亦至京議事，尙書白圭請命文武大臣與盛越等面議攻守事宜。乃會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尙書姚夔等議，謂：「虜酋亂加思蘭等久居河套，頻年寇邊，荼毒生靈，罔有紀極，若不痛加勦殄，邊患終無寧日。先後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各路總兵彼此頡頏，事無統一，兵雖多而成功少。今宜遣一大將佩印受勅，與越赴延

綏等處調度。仍勅都御史馬文升督陝西兵，余子俊督延綏兵，徐廷章督寧夏兵，及各邊總兵參將遊擊將軍等官悉聽大將節制，則事權歸一，可責其克敵成功，以息邊患」。議上，帝命武靖、侯趙輔、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制諸路兵馬。

輔拜命，乃條奏行軍事宜六事以上，所請副將參將乃同功一體之人，如不用命不能遽以軍法從事外，餘悉如議行之。是年九月輔與都御史王越會疏云：

「虜寇被我軍追奔出境，日夜東行，今方秣馬厲兵，思與一戰。……今欲攻之，必須搜套，緣河套之內延表二千餘里，而從征軍士止餘二萬，所選近邊精兵亦然，調遣不足，須得京營山陝精兵十五萬分道並進，庶可成功，應用芻糧宜區畫以待，進攻之策大略如此。但今議者皆云延綏兵禍連結，供餽煩勞，國賦邊民窮竭甚矣。重復科徵，恐生內釁。倘念邊務之勞，暫爲退守之計，宜即散遣從征軍馬，量留精銳就糧、郵、延等城，以便防守。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山崖舊堡，深藏避寇。其寇經之路，多設坑塹，密置釘板蒺藜以爲險阻，山頭多置烽火以相傳報。仍從都御史余子俊所奏，鑿山築牆，以爲保障。其寧夏、花馬池、高橋見境內

沙漠平漫，難以修築，宜令都御史馬文升、徐廷章等于萌城、鹽池諸處量度形勢，浚壕築牆，虜必不敢懸軍深入。而甘涼被調諸軍亦宜量留精銳，就糧固原等城，以爲陝西藩屏，退守之策大略如此。……」

疏下兵部，白圭請與文武大臣會議可否。大臣皆謂：「北虜深入邊疆二千餘里，單人匹騎，驅我人畜數千，邊臣守將俱擁兵自守，莫敢嬰其鋒。及輔等兵已至邊，虜復掠延慶，不能少禦，益兵攻勦，事將誰欺！且既欲進攻，又稱險遠，方張聲勢，遽懇艱虞，兩可其詞，聊且塞責。其言退守內地，欲量選精兵分屯邊堡，少甦民勞，似爲得計，然大敵在前，我軍退却，恐亦非宜。但軍中事機，理雖遙制，宜勅輔越會同三邊巡守總兵之臣，量度事情，具陳方略。」輔復奏云：

「比傳聞虜寇知我兵馬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度，迨今兩月，不來入寇，意者其不戰自屈乎？但大軍所至，芻草缺供，况山陝荒旱，衆庶流移，邊地早寒，凍餒死亡相繼。彼督餉者惟恐缺，典兵者惟欲足兵，民事艱危，所不暇恤。曩所擬攻守二策，今觀之攻在所難。……莫若姑從防守之策，省兵，節費，安民，三者俱便。乞量留從征將士于各邊要害就糧屯駐。虜

如北歸，即各遣還伍。如復入寇，就令彼處總兵等官併力拒之。仍行各邊巡撫等官乘春鑿山築牆，以爲久計。臣等居此，勢既難行，事殊無益，亦宜暫且還京，俟圖再舉。」

兵科駁其議，不許旋師。輔自揣情事重大，不克勝任，乃以疾乞代，得旨不允。十一月郭鏜奏報輔實有風疾，恐悞邊務，宜別選將臣代回，廷議改命寧晉伯劉聚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往代之。未幾郭鏜自陝西還，勘告趙輔王越誣下罔上，弛兵玩寇，宜逮赴法司究治，以爲臣子悞事不忠之戒。南京監察御史戴琥亦請以輔等付懲戒。九年正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梁景等劾奏輔失機誤事，懷奸罔上，乞明正其罪，以戒將來。帝曲予優容，仍令調治舊疾。

寧晉伯劉聚受命爲總兵官，遷延半載，仍無寸功。七月間都御史余子俊，都督僉事許寧，敗虜于榆林間，擒斬不二三十，聚以捷聞，仍賜勅嘉獎。旋議上安邊三策，亦無高論。九月十二日滿都魯、李羅、忽亂、加思蘭、三曾自河套出，分寇西路。都御史王越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營于白鹹灘；北行又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營五十餘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聲勢，選精騎令許寧爲左哨，周玉爲右哨，又分

兵伏於他所，進距虜營二十餘里。虜集衆以拒，越督諸將戰，伏兵從後呼譟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自紅鹽池之捷，虜以營幕俱盡，無所依居，乃相率出套。（以上參考憲宗實錄。）

私治正德禦虜

自成化九年，王越敗北虜于紅鹽池後，諸虜漸出套，邊患稍息，幾二十年。至弘治六年五月，小王子復入寇寧夏，殺指揮趙璽。八年正月犯涼州，爲總兵官劉寧所敗。十年五月，犯潮河川，進犯大同。十一年二月，遣使求貢，旋復寇掠沿邊。七月，總制三邊都御史王越收之于賀蘭山，虜稍北遁。然自是于每歲秋高馬肥之際，出沒河套，至春間冰解，入寇諸郡，藉入貢爲名，乘機飽掠而去；邊將因循玩忽，莫可如何也。

弘治十年間小王子火篩等入貢，以賞賜稍薄，不壓所望，乃潛入河套間，乘機剽掠寧夏延綏大同等處。十二年四月火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呆收績于威遠衛。既而邊報疊至，乃命平江伯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侍郎許進，都督劉寧充副總兵官，往大同禦寇。出師逾二月竟無功，而虜殺掠人畜日有所聞。六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劾銳等。得旨命陳銳金輔具還京，以保國公朱暉爲

征虜大將軍充總兵官，太監扶安監軍，都督僉事神英充參將，代之。旋以左都御史史琳提督大同等處軍務，復命太監苗達監軍。是冬小王子火篩諸部入寇大同，又入居於河套，犯延綏神木等堡。十四年四月寇固原，朱暉史琳苗達等分道進師延綏。七月襲小王子于河套，指揮王泰復禦之于紅鹽池死焉。八月火篩諸部復犯固原，大掠韋州環縣萌城靈州等處，輾轉犯寧夏，官軍窮于應付。是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王用以虜衆在套，請調宣大甘涼環慶延綏寧夏並京營兵十萬會于邊，期來春三月虜馬瘦弱之時連絡並進，直搗其巢。兵部難其議，然未幾虜衆已出套矣。（以上參考孝宗實錄。）

正德初，小王子復犯宣大，仍命朱暉爲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苗達監軍，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往禦之。四年九月犯延綏，圍總兵官吳江于隴州城。十一月犯花馬池，總制尙書方寬戰死。乃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寧夏延綏甘涼軍務，于是一清遂議防邊四策，四策者，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也；而尤注意于守東勝以制勝焉。（以上參考武宗實錄。）

一清之策固已超越成化弘治以來將臣所謂搜套者矣。顧格于劉瑾，不得行其議。至六年春，虜衆復入河套，寇

沿邊諸堡。自是之後，膺封疆之寄者咸非其人，不唯復套無望，並搜套之議而不聞矣。

嘉靖議復河套

嘉靖初，小王子猶時入寇，俺答繼之，勢更猖獗。其後吉囊又繼之，寧夏固原延綏宣大烽烟瀰漫，歲無寧息。至二十年後，俺答且入犯山西內地，由雁門而犯太原，再掠潞安沁汾襄垣長子諸郡邑，官軍莫能禦。一逮總督翟鵬，再逮總督張漢，樊繼祖罷黜于前，仇鸞下獄于後，邊事窮蹙可知。二十五年夏命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軍邊務，時寇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銑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遣參將李珍搗寇巢于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遁。虜衆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銑感帝知遇，圖有所報稱，念寇居河套，爲中國患，必驅之遠遁，始可以久安。是年十二月上疏云：

『爲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春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驍發，礮兵雷激，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

遁而出套之恐後。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障，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國之大烈也。』

兵部議覆略云：

『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据之虜，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濬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

是時帝憤連年虜患，頗有肅清沙漠之意，因諭曰：

『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祇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二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以上參考世宗實錄）

銑所倡復套之策，已令會延綏寧夏諸鎮撫官議上方略，諸臣久不報命。二十六年七月，銑以諸臣延誤事機，請申誠諭。帝讓諸臣避難畏事，期于秋防後再遲回者總督官奏治之。是年十一年銑復上疏云：

『……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家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

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者焉。……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部修邊復套次第施行。」

（按：此疏見于章潢圖書編，實錄不載。疏中「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云云，似在二十六年七月誠諭諸臣之後，故錄於此。然查明史二百四曾銑傳節錄此疏，似與實錄前疏併爲一者，蓋由秉修史筆者加以更易矣。）

銑復疏陳邊務十八事，凡修築邊垣，恢復河套，申明賞罰，選擇將材，選練將士，買補羸馬，進兵機宜，轉運糧餉，兼備舟車，多備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餉，及明職守，息訛言，寬文法，處羣畜等言之甚詳。旋復上營陣圖八，曰立營總圖，遇虜駐戰圖，先鋒車戰圖，騎兵逐戰圖，步兵搏戰圖，行營進攻圖，變營長驅圖，護功收兵圖等，尤見精密。帝覽疏嘉之，並諭

兵部會衆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尙書王以旂等奉旨會同府部九卿翰詹科道等衙門謀復套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帝命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聞。於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

「臣閱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又云此特其大略，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支矣，民將何以堪之！銑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爲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幸賴聖心遠覽，特詳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墮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效勞爲多，臣獨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疏入，帝以嵩既知復套之不可行，何不力言於銑疏初至之時，乃密疏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每擬誇許，果何用意？嵩疏語侵夏言，帝亦疑之。言不自安，因上疏云：

「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國家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曾銑所奏，不揆同陋，妄有議擬。……然此事臣數與

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諉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帝責夏言專徇私情，強君脅衆，前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所奏又無引罪詞，令禮吏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

嵩復疏辯云：

「銑疏初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正，罪無可說。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明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而於每擬誇許皆出言

手，言欲於此顯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故廷臣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不知，亦恐皇上別有諭於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於閣，言獨留看三日，後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即騰進，且不以片言商可否。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覲顏在列，乞罷！」

帝以嵩不能先事救正，已加恩宥，正當感恩盡忠，乃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帝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復上書自明且求去，疏云：

「……復套覆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於袖中，令其一閱，隨即騰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者，臣之過於謹密也；會看然後騰進者，臣與之商榷可否也。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謄寫既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以責臣而無辭矣。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誇許，故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御覽，即係聖斷，非臣所敢輕與者。况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銑危懼，而以此爲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國體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

嵩與言反復疏辯，帝命部院一併參看。既而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搜套一應事宜悉行停止。帝亦以銑無故倡議復套，諸臣集議又不爲國爲民，深思實慮，因命兵部尚書王以旂兼僉都御史往代會銑，盡心督理，以贖前罪；與議官各奪俸一月；科道官悉逮至廷杖；會銑械繫至京究問。未幾吏禮二部尚書聞淵費竊，都御史屠僑等參覆夏言有違禮法，令削奪言官，以尙

書致仕。嵩與其黨乘機媒孽，言與銑俱就戮西市。嗣是遂無敢議復套者。（以上參考世宗實錄。）

時翁萬達方總督宣大，多所規畫，然奉旨議覆復套事宜，則曰：

「……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即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強又恐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之？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此疏見明史一九八

翁萬達傳。）

當會銑疏請復套之初，帝甚爲之嘉悅，大學士夏言亦力主之。乃帝意中變，嚴嵩夏言又互相攻訐，迨帝入嵩之

譖而言敗，府部科道乃希帝旨而議復套之非。諸臣原不知疆事，無定見可言；獨翁萬達總督延綏宣大，任封疆之寄，既重且專，乃亦爲以此畏敵苟安之言，宜邊事之不堪問也。

附論

明自太祖定中原，克燕都後，命耿炳文收河湟，馮勝取甘肅，於嘉峪關畫玉斧以界華夷；雖不能逾玉門關以外，然西境幅員亦云廣矣。北則因河爲固，及城東勝則東受降城之故壤，雖未復漢唐之舊，而玉門以內，黃河以南，莫非王土。迨東勝不守，則河套爲空虚之地，一任寇之踐躪而不之惜，是河套非虜能取之，乃明廷棄之也。

正統以前，明廷雖已棄河套，虜尙未據之也。自成化以來，虜酋毛里孩、孛羅忽滿、都魯亂加思蘭等相繼入套，始據爲久居，識者早引爲深慮。大司馬白圭有經濟才，唱大舉搜套之議，而前後所遣三大將朱永、趙輔、劉聚等皆畏怯不任戰，無寸功之報。葉盛奉命與諸邊臣議戰守，乃懷畏敵苟安之計，爲攻難守易之言，白圭之策卒扞格不行。自葉盛倡誕謾之論，遂堅棄河套之心，於是余子俊、王瓊陰用其言，後先合志，設重兵于榆木舊堡，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訖寧夏花馬池，乘障列燧，畫壤分疆，舉北而千餘里而棄之，河套遂擯于內地。則河套之棄，實三子者爲之也。

當余子俊王瓊之時，即不能贖河復受降三城，但因秦漢故疆，以河爲界而復之，其費與榆林等，兵不加多而足守饒野之地，其利害相去豈啻霄壤乎！自城堡林立，邊牆綿亘之後，凡踰短垣謂之出塞，是委河套于敵，而自遺腹心之憂也。唐築受降城，乃禦敵于黃河之外，明築榆林堡，則養夷于河套之中，而洪亮吉輩且謂子俊等之築牆爲節用愛人，籌邊之策無有善于此者，是目覩而不見其隄也。

孝宗之際，火篩入套，肆爲侵凌，然其時圖搜河套，復東勝，開屯田，猶可爲也。顧所用大將如陳銳朱暉皆非其人，太監金輔苗達輩又俱爲不學無術者流，其相繼無功自可斷言。夫憲孝兩朝，雖非英銳之主，亦稱有志之君，憲宗之命朱永也，曰『體朕安邊保民之意，盡心所事』，再命趙輔也，曰『有功之日，不吝陞賞』，軫念之殷，于焉可見。孝宗之時，苗達監軍，帥師出鄜延，斬首僅三級，而廟堂論功乃至二千餘，此尤見在上圖治之切，而不吝爵祿之加。然君王雖拊膺思念虎臣，而邊臣迄無能分主憂者，吾以是嘆英宗而下，有能復套之君，而無能復套之臣也。

武宗耽于荒樂，文治武功俱無足述。其自命威武大將軍統六師巡邊，亦出之於嬉遊耽樂耳，虜衆寇邊猶坐視也。

嘉靖時，視河套爲久棄地，而平涼固原延綏環慶寧夏以至涇川三原涇陽，歲遭虔劉，動以萬計。是棄河套而全陝雖然，四方震動。世宗誠厭兵端，雖曾銑有壯猷，兵出有功，旋遭嚴嵩仇鸞之構，遂使畫謀者效力者盡于一網，是自壞籬籬以媚盜，且明示臣工以搜套復東勝爲戒矣。是則武宗而下，有能復套之臣，而無欲復套之君也。

成化以來，搜套復套之議，發言盈庭，惟夏言曾銑之主復套爲上策。楊清兩總三邊軍務，先後發言同出一轍，斯賢者所見之同也，自圭倡議搜套，曾具決心，功雖未竟，亦不失爲中策。余子俊馬文升王銳王瓊等之修牆游塹，揚器移堡防邊之議，均策之下也。其他遙度坐談，皆不足道。當時希帝旨議河套，以巧言亂真者固多，獨怪夫倪岳者以卓然名臣，既知向日失東勝，其害遂萃于延綏，乃議復東勝搜河套時，云『帝王之兵以全爲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以『提兵深入，饋餉惟艱』之常談，論西北用兵之害，亦不無失言之譏。

讀議復套諸疏，數千言娓娓可聽者莫如翁萬達。萬達總制宣大有年，諳于邊事，乃飾浮詞以迎合帝意，取悅奸相，尤可怪焉！

當王越紅鹽池敗虜衆之，時擒斬僅三百餘人，虜衆乃

喪膽，相率出套遠遁，知套非不可復也。虜曾自吉囊而後，日漸式微，南恐搗巢之患，北懼瓦刺之侵，則亦巢于幕上耳。當夏言曾銑之主復套時，使邊臣如翁萬達輩亦力和之，揆以彼時財力，未始不可行也。乃見不及此，虜

患日殷，至萬曆間勢既無可如何，惟行封貢而已。未幾而有哮拜之叛，肅清無日，而明社已且屋矣。北虜之禍蓋亡明之遠因，而棄套養夷又為致禍之主因，安危倚伏，不亦大哉！

徐市故事之演化

馬培棠

燕齊沿海之區，思想自古而異；蓋其耳目所接者，大海汪洋，胸襟擴展，故冥想之能力特強，學術界遂獨立一幟。戰國時，在位者復加以提倡，齊宣燕昭廣招賢者；於是燕齊之間學者輩出。有鄒衍者，最蒙兩主之優遇；深觀陰息陽消，而作怪迂之變，驗小推大，至於無垠，其『大九州』之說最為特出，變昔海內之保守而啟發海外之尋求。惜乎，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而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史記封禪書載方士之說曰：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

其說可信與否，無容置辯。而世主聽之，尋求不遺餘力。齊宣燕昭而後，頗不乏人，其最大規模而盛為後世稱道

者，首推秦皇之使徐市。始皇以蓋世英雄，統一天下，因思長生久視之道，永臨茲土，於是三神山之奇草，大動始皇之聽聞。

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史記秦始皇本紀）

案三神山者，本係方士假託之詞，粉飾鄒子之說，以邀世主之寵。及秦王之世，徐市竟要求與數千童男女偕行，誠若求仙，何用此長物；而其所以為此者，當別有故。攷自齊宣十八年，鄒衍講學稷下；至秦王二十八年，徐市求仙；百餘年中，方士入海，常未斷絕，東方秘密，或已略知一二。徐市抑據過去之經驗，知東海之外尚有大陸，而為殖民之舉，以遠暴秦之刑殺乎？惟其最可疑者，去而復

返：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還過吳，從江
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
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
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
俱，見則連弩射之』。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魚
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史記秦始皇本紀）

返而請善射者與俱，或其至彼大陸，土人不使登岸，乃歸
詐武力以隨也。而史竟無明文詳其後，只云：『乃令入海
者齋捕巨魚具』，所請『入海者』，當時本多有其人，是
否徐市等又武裝而去，未得而知，此誠史記載事之未周
也。然猶有最矛盾者焉。封禪書曰：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并天下，
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
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
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其明年，……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
後五年……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
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本紀之文，含混未盡；此則簡練明白，記載殊乖。一

則曰遣徐市，一則曰使人，果誰使也，烏有若大舉動而不
著其使之名者；是徐市其人不能無問題也。一則曰費多恐
譴，而有鯨魚之苦，名言其詐；一則曰船交海中，以風爲
解，若系實陳；是其入海之經過足以起人之疑問也。一則
曰請善射與俱，似有再反之心；一則曰遇風未能至，更無
防禦之文；是還而再返之說又使人不敢劇然承認也。且
其大不同者尤不在此。本紀稱始皇二十八年，初使徐市入
海。至三十七年，不得藥而還。九年之中，所費巨萬，卒
爲鯨魚所苦；始皇不知其詐，夢戰海神，因以致疾而死，
則此事之有關重大自不待言。而封禪書所載，茫無年月，
但以後文推之，則在二十八年無疑。及敍入海者還，乃在
同年，與本紀相差九年。雖於後四年，考入海方士，蓋指
本紀三十二年所載之使盧生求羨門高誓，使韓終侯公石生
求僊人不死之藥，及盧生入海還等而言。如其然，則『後
五年』即三十七年，冀遇仙藥不得，非冀徐市之藥明矣；
後文更輕提曰：『還至沙丘崩』，則徐市無與始皇之死也
更明矣。由此觀之，徐市傳說最初已不一致，故一人之筆
竟若是其參差也。

徐市故事之參差，即足以證明其事根本恍惚；然卒以

得盛傳者，誠以數千童子無辜流亡；萬里海外，所費不資，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及漢代秦統，始皇虐政益爲家談巷議之材料，而徐市故事乃得隨風流行。但爲便利口說計，爲取得聽信計，則徐市傳說勢必先求一致。其不同者，巧爲刪改；其固同者，更求演義。事實既定，結果尤須痛快，以重始皇之不德。故其後九十年中，徐市故事大見進步。漢武元朔五年，伍被引市事以諷淮南，可代表本期傳說之演化。

昔秦使徐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史記淮南列傳）

此說最大特點，有五。一改徐市爲徐福。抑以前說未定其人，而另有攷證也？或曰：『市本作蒞，蒞與蔽同，

音福，後人因誤作徐福。』至今因之，不復作『徐市』矣。二徐福第一次隻身入海，確知有平原廣澤，欲王而無所藉。每讀本紀封禪之文，疑徐福入海之突然，至此而釋。三僞言至神山，見神藥，游神宮，與神談話，以動始皇之聽。特加重仙人神藥之描寫者，發揮本紀封禪可得與望見之義也。四所以不得藥者，乃王之禮薄，以詐取童男女五穀百工，而爲止王之預備。以見其求之有因，刪本紀封禪蛟風之詞異。五秦王許之，遂作二次游，而王平原廣澤，以遂徐福之志，以快讀者之心，而補本紀封禪之所不及。徐福之來去既已言之成理，則昔日傳說之紛歧於斯乃定。班固撰漢書，因司馬說而不變。（郊祀志因封禪書，伍被傳因淮南傳，有略無詳。）

西漢傳說，較前固爲進步，而仍有未滿人意者，即徐福止王海外，其平原廣澤果何地乎？是求知者與好奇者不能不再問者也。比及後漢，說者補之。

會稽海外，有東鯧洲，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澗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澗洲者；所在絕

遠，不可往來。（後漢東夷傳）

其叙求仙事，較西漢爲略，蓋因仍前說，無甚殊異也。其所異者，決定止王之所，名曰瀛洲。後漢之時，已有數萬家居其上，如此可驚可喜之成績，固恐人之不輕信也，於是一曰其人時來會稽易市。二有人遇風，誤入其境。三更給人不可試驗之詞曰：『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此作僞之方法，更密矣。雖然，海外樂國，吾民冥想而思求者，久矣。茲有瀛洲，誰肯舍之；縱使絕域，其奈皇家之力何。故至三國，吳大帝遣將求之。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瀛洲及瀛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縣（按地名與後漢不同）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瀛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志孫權傳）

夫瀛洲人既能至會稽矣，何以大陸人不得至瀛洲？而卒不果至者，乃瀛洲及其易市人，固長老之傳言，烏足信也。但終後漢之世，幾二百年，則其深入人腦，牢不可破明矣。故引起吳帝尋求之野心。孰意經此實驗，乃證明其爲

子虛烏有；於是人之信仰頓衰，而徐福亦因成爲理想之人物，一入於玄虛。故至六朝，徐福乃成爲神仙家之材料。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女五百人，率糧樓船等，入海轉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海內十洲記）

瀛洲既不可得，則衆人迷信無法維持。神仙家乃改瀛洲曰祖洲。祖洲者，海內十大仙州之第一洲也。當然仙草之產生不必再有三神山之想像，而徑謂產於祖洲。且始皇先見仙草請教鬼谷，然後使徐福求之；其所以特詳仙草者，神仙家言也，故童男女數千人無妨省至五百人，略資點綴。福亦得道之士，又有字君房。隋唐而還，因十洲記

之說，無甚刪改，惟更加多徐福之神祕性。

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尙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曰：『形體如是，寧可久邪？聞大海中有神山，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齋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費所携，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香，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邪？』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其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爲再餐也；但恐不盡耳』。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

眞番郡考

一

眞番郡者，漢武帝元封時滅以今平壤附近爲根據之衛氏朝鮮後，所置四郡之一。自來學者於此四郡——樂浪，眞

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黃藥一貨，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元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太平廣記）

徐福故事，至宋修太平廣記，作偽已造其極。自秦及唐，將及千年，而徐福僅鬚髮白，其偽已不值一辯矣。案徐福故事之初行，恍惚性與不實在性固足引起人之懷疑而有餘。只以幾經修改，歷兩漢其說乃定。至三國起而實求之，始知傳說之非真。神仙家乘機加入，徐福卒被以道士之名，長生不死，能醫百病。諸此無稽之談，若妄據爲史料，而謂徐福爲我古海外殖民家，是甚於據三俠五義而講包龍圖也，豈不可憐而可笑。

朝鮮李丙燾著

周一良譯

番，臨屯，玄菟——之位置及境域，以至四郡中之山川縣邑所在，皆屢有論列；然說各不同，益增繁瑣。近年發掘樂浪帶方兩郡之遺跡，頗足助吾人研究；然關於四郡之重

要問題，待解決者尙多，真番郡之位置尤爲聚訟之的。蓋史料不足，爲研究此問題之大困難。而讀史者於此貧乏之史料中，猶未能細心探討。或拘於注釋，或欲以近代吾人擴大後之意識解釋古代國郡疆域，往往忽視自然地理狀態，及當時之大勢。如求真番郡之方位於極南極北者，皆陷於此弊而致然也。竊謂欲正當解決四郡問題，當先熟讀史料，更注意於當時大勢及自然地理狀態，且收縮吾人之擴大意識而考察之，則庶乎有得。真番郡外，余於玄菟臨屯兩郡之位置及樂浪郡之領域諸問題，皆嘗考之；然欲解決此諸問題，必先解決真番郡之位置，故就此郡位置先陳鄙見焉。

未論真番郡之位置，當先考定其前身真番國之方位。從來學者之主張極夥，大別之有二派。一派主張真番在 *Proper* 朝鮮之北，一派主張在其南。而小別之，則在北說中又有遼東說（包含高句麗說）及肅慎說；在南說中有辰國說，新國說，帶方說及馬韓說（包含清道說及忠清全羅北道說）。今先就諸說一一論其得失，再述鄙見。

二

真番在遼東說乃求此郡於長白山以西之地，其說最古，從之者亦最多。蓋本於史記朝鮮傳註之徐廣說及索

隱。史記卷一百十五朝鮮傳：『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真番下徐廣註云：『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此爲主張遼東說之最古者，爲後人主是說者所根據，主在北說者大部分之所以求真番於遼東地方者，皆拘於徐廣遼東有番汗縣，及索隱應劭玄菟（高句麗）本真番國之言。然徐廣所以謂遼東有番汗縣者，如索隱所言，乃據漢書地理志。地理志（遼東郡條）有番汗註一，乃遼東之一縣，班氏自註止云：『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並未明確謂真番番汗在同一方面。徐廣特因番汗之『番』及真番之『番』字相一致，故臆測之耳。此說根據至薄弱，雖迷罔後人，固不值一顧也。索隱所引應劭之說，亦據漢書地理志（玄菟郡條）註，其文曰：『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麗。辨曰下句麗。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未嘗言玄菟『本真番國』，如索隱所引。索隱似是略應劭『故真番朝鮮胡國』之文爲『本真番國』，然真番朝鮮既是兩國名之連稱，則不願其所以連稱之意義何在，隨意省略引用，不可謂非武斷矣。自來主在南說及在北說中之取肅慎說者，俱不考

索隱之引用爲略取地理志，惟以應劭說爲非。大儒如安鼎福（順卷），亦固執肅慎說，其所著眞番考（見東史考異）中謂『應劭謂玄菟古眞番國，皆非也。若玄菟即古眞番，則立郡之際何不稱眞番而稱玄菟耶？』其謂若玄菟即古眞番，則立郡之際不當稱玄菟者甚是，然直謂被節略之應劭註爲非者，則失之矣。苟論應劭註當注意漢志中之全文，烏可未觀『故眞番朝鮮胡國』之語遂下批評乎？以余觀之，應說似亦非特別不可通。何以言之，若廣義地解釋『眞番朝鮮胡』一語，認爲代表海東某部族之漫然的稱號，讀爲『故眞番朝鮮胡之一國』，抑『故眞番朝鮮族之一國』，文義自不待言，則事實亦非大謬誤。蓋此語不以高句麗方面之玄菟單爲眞番胡或朝鮮胡，而併舉二者，故云『故眞番朝鮮胡國』，乃總括的說法。若解爲故眞番，同時爲朝鮮胡國，是不識古人文法也。史記每每連稱『眞番朝鮮蠻夷』，『穢貉朝鮮眞番之利』，漢書連稱『朝鮮穢貉句麗蠻夷』，乃古書之特徵。應劭之文亦猶此類，索隱偏於一方，略成『玄菟本眞番國』，可謂疏矣。苟以索隱所引用爲正當之解釋，玄菟果爲眞番國，則如安鼎福氏之言，何以立郡時不稱眞番而稱玄菟乎？於是主遼東說者引証『國志魏志 卷十三 東沃沮傳』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

夷貊所侵，從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及後漢書卷百十五東夷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句麗，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穢貉悉屬樂浪』之文。謂玄菟立郡之地雖在沃沮方面（今咸鏡道邊），昭帝時并眞番，其後爲夷貊所侵，故郡治因以移於眞番故地之句麗方面。然魏志及後漢書以玄菟移居地爲句麗西北，或單以爲句麗，不以爲即眞番故地，故『罷臨屯眞番，并樂浪玄菟』之文是否如一般遼東說者所解釋，爲罷臨屯併於樂浪，罷眞番併於玄菟，尙是疑問（俟後論之）。而魏志所云玄菟郡最初位置在沃沮方面者，其說亦大可疑。玄菟郡爲夷貊所侵，棄沃沮而徙至句麗西北，而沃沮反屬樂浪，是可怪也。如謂沃沮仍是漢領地，還屬樂浪，則何必特徙玄菟郡去沃沮乎？『以沃沮城爲玄菟郡』語亦不可解。余既懷此疑，且主張玄菟（Hyen-tu）即丸都（Hwan-tu）之新說，故不得不全部反對沃沮說，其詳俟異日論之。要之，祇根據薄弱之徐廣說，及索隱誤引之應劭說，而主張眞番在遼東，其說決不能成立也。

然而主遼東說者，據史記『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之文，謂燕略屬眞番朝鮮之地歸于己。而列眞番於

朝鮮前，是真番對燕國之地理的位置當較朝鮮對燕爲尤接近，遂謂爲真番在朝鮮以北遼東邊境之左証。但此說亦殊難成立。若祇『嘗略屬真番』一語，或可如此解釋。既言『嘗略屬真番朝鮮』，與朝鮮並舉，而並舉之次序又非必以地理上近於中國者爲先也。史記卷百十九貨殖傳明謂燕『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數真番於朝鮮之次；魏志卷三十馬韓傳注引魏略：『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貢蕃』諸家皆謂『真番』之誤，是亦朝鮮真番並舉之例。由此觀之，不可因燕嘗略屬真番朝鮮，遂求真番於朝鮮之北明矣。

李世龜（養高）東國三韓四郡古今疆域說（養高集卷十三）

謂：『遼東郡有縣沓氏，疑是真番所治嘗縣也』。以漢書

卷六武帝紀元封三年，臣瓚注所引茂陵書中之真番郡治嘗

縣擬漢書卷廿八下地理志遼東郡屬縣中之沓氏。丁若鏞（茶

山）我邦疆域考（玄菟考）謂：『真番郡治本是嘗縣。『嘗』

既胡甲切，蓋又胡臘切，蓋馬者嘗縣也』。又以真番郡治

之嘗縣當地志玄菟郡屬縣中之西蓋馬。李氏蓋據師古注反

嘗縣之『嘗』音爲『丈甲』，依應劭注反沓氏縣之『沓』

音爲『長苔』，以『嘗』『沓』二字音近，遂混嘗縣與沓

氏縣爲一。丁氏則以『嘗』音胡甲切，蓋馬之『蓋』音胡臘切，故認嘗縣與西蓋馬縣爲同一方面之名稱。二說皆主真番在遼東（長白山以西），而取嘗縣『嘗』字之音與其他地名相比附，自不免於牽強。苟因地名一字或兩字之音聲近似，遂穿鑿之，將無往而不可附會矣。李氏丁氏之音韻學的解釋適足使遼東說益陷於困窮難通耳。

真番在肅慎說（長白山東北地）乃金崙，南九萬（樂泉）及

安鼎福等所唱導，其論據之根本爲臣瓚引茂陵書所見真番

去長安里數。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

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嘗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

十里，十五縣』。金氏（崙）謂：『真番遠於臨屯，則我國

界內不可得，似在今寧古塔近處矣』注二。南氏（九萬）亦

云：『嘗縣比之東曉，更遠一千五百餘里，東曉今陵江

也。……以此推之，真番意在今遼東東北遐遠之地，而

非今日我國之境也』（東史辨證真番條）注三。安氏（鼎福）更

進謂：『意者真番之『真』出於慎肅，而後世女真之『真』

亦襲真番歟？』（東史考異真番考）自余觀之，肅慎說較遼東

說尤不合理。茂陵書之紀載已極簡短，所傳里數亦待考

慮，乃拘泥於此，及細微之語音的比較，於根本史料之文

字及當時大勢反忽視之。史記朝鮮傳云：

(a) 『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

(b) 『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魍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郡，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c)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貨殖傳又云：

(d) 『夫燕：北隣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太史公自序云：

(e) 『燕丹收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

綜合觀之，眞番與衛滿統治前後之朝鮮固有地理上密接之關係，而眞番面積之不廣，亦頗可窺知。史記或言眞番朝鮮(a, b)；或言朝鮮眞番(d)；或以眞番爲朝鮮附近地(c, e)；是眞番去朝鮮不遠也。又言亡命者如衛滿之徒，逃至朝鮮，用其極微弱之勢力，即能役屬眞番(b, e)；衛滿朝鮮雖包括眞番臨屯等，而其總面積不過數千方里(c)；可以知當時衛滿朝鮮之勢力範圍，比之魏志卷十三三韓傳所謂『方可四千里』之半島中部以南之三韓地方，尙有遜色。後人謂衛氏朝鮮所併之眞番在遼東東北遐遠之地者，其不合乃判然明白矣。不惟肅慎說爲然，即求真番於朝鮮本國之極南部者，其不當於事實同。若推定眞番於廣遠之地，則朝鮮(包括眞番臨屯)之總面積豈只數千方里乎？且衛滿亡命於朝鮮，其初勢力極弱，如何而能支配如彼遐遠之地域乎？茂陵書『嘗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之里數蓋不可信，如信之，則史記之記載遂全不可通，意者此數或傳寫有誤也。先進學者中有疑『七千』爲五千之譌者註四，余意七千蓋六千之譌(參下節)。主肅慎說者執此不甚可憑之數字爲唯一根據，而不顧史記之重要史料與當時大勢，其結論自難穩固矣。

以上就眞番在遼東及在肅慎說分別評論之，然不問遼東說與肅慎說，在北說之成立猶待商榷也。史記朝鮮傳：『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爲界，屬燕』。又云：『滿亡命，……東走出塞，渡涓水，居秦故地上下郡，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全燕所略屬

之真番朝鮮，秦時屬遼東外徼（此『屬』當解爲編入），及漢興，以涇水爲界，屬於燕。衛滿渡涇水而來，稍稍役屬真番朝鮮等，則求真番於涇水以北之地烏可得乎？關於涇水有鴨綠江說，清川江說及大同江說，是非尙待考証，今姑從最北之鴨綠江說（余意實主清川江說）註五，以之當涇水。涇水既是真番朝鮮與漢燕之境界——更具體言之，則爲朝鮮與燕領遼東之境界，——則衛滿渡涇水來稍稍從屬之真番，其位置自不可求於涇水以北遼東之地，亦不能比定於遼東東北之地，此在北說之第一不可通也。

史記朝鮮傳：『至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擁闕不通』乃謂不使真番旁諸國通過朝鮮，衆國之位置無論，真番之地位亦不能出朝鮮後在北方也。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四）『真番旁衆國』註：『宋本衆作「辰」』。此爲稻葉岩吉氏之發見，余亦與同稻葉氏同意，以辰國爲正，『衆』乃『辰』之誤。漢書卷九十五朝鮮傳作『真番辰國』，資治通鑑卷二十一單作『辰國』，漢書省『旁』字作真番辰國不可解，通鑑省『真番旁』三字單言『辰國』則大有意義。蓋『真番旁』三字所以示辰國之位置，實爲贅文。雖此三字於研究四郡問題至貴重，自行文言之，無

寧省去爲便，故通鑑省去之。由是知宋以前史記『衆國』確作『辰國』。如以史記之文爲『真番旁辰國』，辰國當朝鮮南方，則在其旁之真番亦宜在朝鮮之南矣。此在北說之第二不可通也。

余嘗唱真番卽卒本說（高句麗說），努力於樹立在北說，終以上述難通之點未能打破，遂棄北而從南。然自來之主在南說者亦含有缺點與矛盾，得失互見，余之解釋與之頗有出入。今首舉在南說中矛盾最甚缺點最多之辰國說，而批評之。

（註一）最近稻葉岩吉氏在朝鮮第一百五十四號中發表漢四郡問題之考察一文，其中論及番汗縣及沛水之經置，頗有所啟發。尤其求番汗縣及沛水於鴨綠江以南，至爲卓識，令人欽服。但氏認涇水爲大同江，遂擬沛水爲清川江。余則以涇水爲清川江，而以沛水當博川江（今大寧江）。因之謂番汗縣當在博川郡附近。博川之博，番汗之番，沛水之沛，三字音皆甚相近也。又番汗縣及沛水當在鴨綠江南之理由，可參考稻葉氏說。

（註二）安鼎福東史考異所引。

（註三）藥泉集卷廿九。

（註四）外交譯史卷二朝鮮史考（第八章）。

（註五）他日擬作涇水考評論此點，先就鄙見之重要者述之。余所依爲唯一之論據乃史記朝鮮傳「左將軍破涇水下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

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之文。所謂『城下』『城南』之城自是衛氏朝鮮首府之王廩城，其位置實與推定泚水位置有密接關係，因上文明言破泚水上軍乃前至城下也。王廩城即平壤，括地志已爲是說，余更據『圖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之言，益確定之。圍城之西北，又居城南，自西北南三面包圍此城者，以城東直對大同江，除今平壤無可以當之也。若以之爲平壤對岸之地，則無棄其東面，只圍西北南三面之理。從來學者皆輕輕放過此段文字，甚可怪也。既謂王廩城爲今平壤，則泚水當然爲平壤北之清川江，因漢軍乃先破泚水上軍，始至城下也。清川江乃分盡今平安南北道之自然的政治的界線，江之長雖不過五十里，而江南有東西走之妙香山脈，江北

宋史地理志考異

成都府路

『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劍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降爲州。』

按：兩蜀承唐舊，皆稱益州爲成都府。宋乾德三年平兩川，成都之稱仍舊，至太平興國六年始降爲益州。此段無舊稱成都府之文，而曰『太平興國六年降爲州』，嫌無所承，辭意亦欠清晰也。

『端拱元年復爲劍南西川，成都府。』

『元年』，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二九皆與志同，惟通考三二一作『二年』。又上文『太平興國六年降爲

控狄隴山脈，自然成爲分割區域之界線，故自來有清南清北之稱。先進學者中多以泚水當鴨綠江，或以當大同江，然泚水者如彼之異，何以漢書地理志泚水下不舉其里數？地理志中相當長之河流大抵書明里數，如馬營水，列水皆注出，而泚水帶水無里數。帶水乃今黃海道之月唐江（瑞興江），不足以注明里數，泚水亦從可知矣。清川江而外，要無足當泚水者也。韓久庵（百謙）東國地理志（樂浪郡條）謂『愚按秦漢皆以泚水爲朝鮮北界，其非大同江明矣。又馬營水出西蓋馬，入西安平，則此當爲鴨綠江。而清川江在鴨綠大同之間，恐此爲泚水』，可謂卓見也。

（未完）

聶崇岐

州』下，未言罷節度，今驟云『復爲劍南西川』，亦嫌無所承也。

『淳化五年降爲節度。』

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二九，隆平集一，皆云淳化五年降爲『益州』，不云『降爲節度』。且成都府已於端拱元年復爲節度，若降，則宜爲防禦，團練或軍事，不應『降爲節度』。此蓋降爲益州，罷節度之訛也。

『嘉祐五年復爲府。』

『五年』，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二九皆作『四年』，

而續通鑑長編一九〇亦云『嘉祐四年十一月癸酉，復以益州爲成都府』。

『眉州，…縣四，眉山，望，隋通義縣，太平興國初改。』

『初』，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二九皆作『元年』。

『崇慶府，…縣四，…晉源。』

按：志雖云『縣四』，實則僅列晉源，新津，永康三縣，由他書勘校，知漏去江源一縣。又『晉源』，太平寰宇記七五，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二九皆作『晉原』。

『新津，望，唐唐安縣，開寶四年改。』

太平寰宇記七五，『江原縣，…唐…爲唐安，至皇朝開寶四年改爲江原』。隆平集一，『開寶四年，改蜀州唐興縣曰江原』。九域志七同。輿地廣記二九，

『唐安，後又曰唐興，皇朝開寶四年改唐興曰江原』。

諸書所記，皆言唐安或唐興改爲江原或江源，無言改爲新津者；而新津自宇文氏置縣以來，並未更名；則新津下『唐唐安縣，開寶四年改』之文，想本在江源條下，因江源漏去，遂誤移於新津之下，致成張冠李戴之謬耳。

『永康，望，蜀析青城地置縣。』

九域志七，『熙寧五年廢永康軍，以永康縣隸州』。

續通鑑長編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廢永康爲寨，…青城縣隸蜀州』。通考三二二『前蜀析青城置永康軍，宋因之。熙寧五年廢永康軍，以青城還隸州。重和元年割永康屬石泉軍』。

『彭州，…縣三，…崇寧，望，唐昌縣，崇寧元年改。』

九域志七，『開寶四年改唐昌縣爲永昌』。

『嘉定府，上，本嘉州隸爲郡軍事。』

九域志七，『嘉州，唐中都督府，乾德元年爲上州』。

『乾德四年廢綏山羅目玉津三縣。』

九域志七，『乾德四年省綏山羅目二縣爲鎮入峨眉，

玉津縣爲鎮入犍爲』。太平寰宇記七四，『羅目縣，…

皇朝乾德四年廢綏山入焉』。寰宇記又有玉津縣，似

羅目玉津之廢不在乾德中也。

『龍遊，上，宣和元年改曰嘉祥，後復故。』

嘉祥後爲龍遊，輿地紀勝一四六在紹興元年。

『監一，豐遠，鑄鐵錢。』

九域志七，作崇德二年置。

『黎州，上，漢源郡軍事。』

九域志七，『黎州，唐下都督府，乾德元年爲上州』。

『縣一，漢源，下，慶曆六年廢通望縣入焉。』

『吉川州。』

『六年』，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二二〇皆作『七年』。

『吉』，太平寰宇記七七作『古』。

『領羈縻州五十四，羅巖州。』

『甫萇州。』

『巖』，九域志十作『嚴』。

『萇』，九域志十作『蔘』。

『秦上州。』

『牒琮州。』

『秦』，九域志十作『奉』。

『琮』，九域志十作『綜』。

『蓬口州。』

『浪瀾州。』

太平寰宇記七七作『下蓬州』；九域志十作『蓬州』。

『瀾』，九域志十作『獮』。

『柏坡州。』

『雅州，上廬山郡軍事。』

『柏』，太平寰宇記七七作『百』。

九域志七，『雅州，唐下都督府，乾德元年改』。

『博盧州。』

『領羈縻州四十四，來鋒州。』

『博』，太平寰宇記七七作『傳』。

『來鋒』，太平寰宇記七七作『東鋒』。

『木屬州。』

『鉗秦州。』

『木』，九域志十作『大』。

『鉗秦』，太平寰宇記七七作『甘恭』，九域志十作『鉗笨』。

『昌化州。』

『隸恭州。』

『化』，太平寰宇記七七，九域志十作『明』。

『隸』，九域志十作『斜』。

『粟川州。』

『畫重州。』

『粟』，太平寰宇記七七，九域志十皆作『象』。

『畫』，太平寰宇記七七，九域志十作『盡』。

『附木州。』

『籠羊州。』

『木』，太平寰宇記七七作『樹』。

『龍』，太平寰宇記七七作『龍』。

『林燒州。』

『燒』，太平寰宇記七七作『燒』，輿地紀勝一四七作『燒』。

『百頗州。』

『頗』，太平寰宇記七七作『頗』。

『富仁州。』

『富』，太平寰宇記七七，輿地紀勝一四七皆作『富』。

『禍林州。』

『禍』，九域志十作『福』。

『諾祚州。』

『祚』，太平寰宇記七七作『祚』，九域志十作『祚』。

『三恭州。』

『三』，輿地紀勝作『平』。

『茂州，上通化郡軍事。』

九域志七『茂州，唐下都督，乾德元年爲上州』。

『羈縻州十，：遠州。』

『遠』，九域志十作『遠』。

『威州，下，：本維州，景德三年：改。』

『三年』，九域志七同，輿地紀勝一四八，通攷三二

一皆作『二年』，而續通鑑長編一一八云景德三年三月戊戌『改維州爲威州』。

『縣二，保寧，下，唐薛城縣，南唐改。』

『南唐』，輿地紀勝一四八，通考三二一皆作『蜀』，

太平寰宇記七八，『薛城，：僞蜀永平二年改爲保寧

縣』。按：維州屬蜀，不屬南唐，志云南唐者，誤

也。

『通化，下，天聖元年改途川。』

『途』，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三〇，輿地紀勝一四

八，皆作『金』。

『景祐四年復，治平三年省通化軍隸縣。』

輿地紀勝一四八，『通化縣，：治平三年即縣地置通

化軍使』。

『永康軍：熙寧五年廢爲砦。』

輿地紀勝一五一作『灌口砦』。

『永康軍使隸彭城。』

『彭城』，輿地紀勝一五一作『彭州』。

『縣二，：青城，望，乾德中自蜀州來隸。』

『乾德中』，九域志七作『四年』。

『仙井監，：至道三年升爲團練。』

『至道三年』，輿地紀勝引圖經作『淳化三年』，引會要作『至道二年』。

『咸平四年廢始建縣。』

九域志七，『廢始建縣入井研』。

『隆興元年改爲隆州。』

輿地紀勝一五〇，『隆州，下，仁壽郡軍事』。

『石泉軍，…縣三，…龍安。』

九域志七，『熙寧五年省西昌縣爲鎮入龍安』。續通

鑑長編二二四，熙寧四年六月『廢錦州西昌縣入龍安

神泉』。又二四一，熙寧五年十二月『廢綿州西昌縣

爲鎮』。同一續通鑑長編，前後所記西昌之廢併年月

不同，未知孰是。

縉雲小志

張公量

一 自叙

顧師命我替本縣做一篇『小志』，原是我十分喜悅的事，但現在恕不能好好的交卷了。一則事先沒有留心過應用的材料，不免潦草寒賁，罅漏彌甚；二則還沒有遊遍全縣，不免隔靴抓癢，偏蔽孔多。我從十四歲離別鄉井，到如今首尾八個年頭了，假期常留校，即是回家，也忙着做客，連那仙都和括蒼，終於因了數十里的山路，未嘗一去，徒爲神往而已。我此次暑假居鄉月餘，本想挈伴作雁蕩之遊，無奈苦旱苦熱，弄得焦頭爛臉，不勝其煩懣，那有興致探勝呢（其實經費不易舉措是最大原因）！雖已借得縣志，翻了幾遍，預備單遊仙都，也成虛願。當此寫『小志』之時，尤引爲遺憾。北返的前夕，到第一小學（五雲書院）

觀看游藝（暑期講習會爲結束而設），遇見石坡，消熊，雲秀諸

先生，席間談起縣志缺修已久，而且甚壞的問題，我當時

只有緘默。我入北京大學之初，常想對於故鄉作一輪廓的

（sketchy）描述，以便續修縣志的參考，或者可以說是急

先鋒。這在我不算奢望，在鄉人也不算苛求。但是史學的

根基沒有打好，文學的涵養未臻圓熟，便哼哼唧唧起來，

寧非笑柄！我逐漸覺悟自己以前幼稚的可憐，現在淺薄

的可鄙了。但此刻卻在作『小志』呢，我怎麼辦呢，還

不是憑着一點點粗粗的記憶，浮光掠影般的，作成它的

perspective 而已！

一一 地理沿革

縉雲是浙江偏南部的一小縣，離杭州有五百餘里，離

北平有五千餘里。其廣袤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七十里。於秦爲閩中郡地（據全祖望浙東分地錄）。漢回清縣地。東漢章安縣地。三國吳松陽縣地。隋括蒼縣地。唐登封元年（新唐書地理志作聖歷元年）析麗水縣東北界，婺州（金華）永康縣南界而置，屬江南道處州。五代因之。宋屬兩浙路處州。元屬江浙省處州路。明屬江浙省處州府。清因之。民國三年劃屬甌海道。國民政府成立，廢道，直隸浙江省政府。

原其得名的由來，以縣東之縉雲山也。縉雲山之見於載籍者：輿地志云，『永康縣南忠義村下有石亭，長二十里，有縉雲堂，三天子都也』。謝靈運云，『凡此諸山多龍鬚草，以爲攀龍而墜，化爲此草。又有孤石從地特起，高三百丈，以臨水，綿連數千峯，或如蓮花，或似羊角之狀』。名山記云，『孤石干雲，可高三百丈，黃帝煉丹於此』。郡國志云，『縉雲有瀑布，日照如晴虹，風吹如細雨』。按今東鄉人多織蓆爲業，名叫龍鬚蓆，則謝靈運所記確是事實。又臨水有石矗立，俗名石筍，頗爲奇觀，則所謂『孤石特起，高三百丈』者，亦是事實。縉雲山即仙都山亦名丹峯山，道書以爲第二十九洞天。其旁有獨峯，以頂有湖，亦名曲湖。唐六典十道山名之一曰縉雲。陳書

徐則傳『杖策入縉雲山，從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是爲徐則之所棲隱，而黃帝煉丹之說則無稽。又括蒼山在縣東七十里，東跨仙居，西控臨海。吳錄云，『登之俯視，雷雨高一萬六千丈，棠溪赤溪管溪三水環繞其下，四面石壁可容數千人』。至於水，有好溪，發脈於大盆山。輿地廣記云，『好溪，本名惡溪，多水怪；唐大中中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怪族自去，因改名好溪』。此則近於神話了。

三 生活概況

縉雲既從金華處州兩府分析出來，區域就比較的狹。有北門無北鄉，有西鄉卻無西門。只有三鄉，而北門出城就是西鄉。浙江號稱富庶之邦，尤其近年來到處鬧共匪，鬧飢荒，人民流離四散，呼籲無門，而我們還能安居樂業，可說得是地上的天堂，是僅有的乾淨土；但縉雲卻受不起此種佳譽——至少是我的看法——，它實在窮得不堪，糧食不夠，出產也無多。所以到外縣做工或者經商，不在少數。永康武義的裁縫匠，昌化於潛的柴炭工，幾乎是唯一謀生之路。年終抵家，勤儉的可有百來元的盈餘，恰好撐持家用，度他們的年節。不務積蓄的，也就空肩歸來，被家人一頓痛罵，甚至吵架，煞是可憐。近年大都市

的不景氣，間接影響於鄉村的衰落。本縣大宗出產爲南鄉的松板，西鄉的竹紙。此二項爲一縣生計攸關。自廿年九一八事變，廿一年一二八事變以後，百貨凝滯不銷，我縣遂陷於萬劫不同之境。人民生計，頻於斷絕。城中姑夫業商，告我市面一年不如一年。我看看，和我幼年在城念書時不相上下，一點也沒有進步。最近公路既開，交通便利，或可少臻繁榮，但地瘠民貧，不見得就有補救。今年亢旱，只收三四成。暑假在鄉，目擊枯槁的稻田，以及鄉民種種愚蠢的防旱舉動，可嘆又可憐。我們十分擔憂，明年或要遭匪禍了。近得鄉信，說是龍泉匪氛極熾，恐有蔓延到來的危險，省方派遣保安隊前去，公路汽車日夜的行駛，我不禁大吃一驚。

稻是一年一種的，副產物爲麥，豆等，也不多。普通秋收以後，田空着不耕，因爲不很肥。亦以甘薯等爲食糧之助。一村之中，鮮能自給自足者。所居蓬窗甕牖，牲芻同畜，見者怵目。大多數是過着非人生活，但是跑軍隊的鄉友，還說比外省強多呢！

四 風俗紀

習語說『有傷風化』，可見風俗與教化是一體的。但古人說，『風成於上，俗變於下』，風又是教化了。總

之，風俗不是件單純的關係。我鄉既深處於萬山之中，像桃源一般，秦歟漢歟，小百姓是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的。三家村或者五家坡上的學究，呶呶唔唔，背熟四書五經，口口人心，聲聲天理，他們算是維持風化的特權階級。人家有婚喪喜慶，他來指示禮儀；地方有災眚疾疫，他來護法消祛。他幫辦一切，而一般愚夫愚婦，沒有此種人，卻也失了家似的，沒處可安身，沒法可安心了。所以女人顯當是三從而四德的，不準越閨門一步，不準剪髮，不準穿短裙，否則就是淫蕩風騷，連禽獸都不如了。婚姻是買賣式的，女兒的身價，自十元至百元不等，大可發一筆財。近年來藉黨部宣傳的力量，市鎮上，小腳總算慢慢的絕迹了。但鄉村完全是中世紀式的（我縣尤甚，非謂他縣不然也），過年過節有極繁縟的禮節，現在卻漸趨簡單了。除夕本該守歲，待天明還須燃炮開門，算是接年，也就所謂『爆竹一聲除舊歲』的。前年回家，很少聽得爆竹的聲響了，母親說大家都懶得放，都隨便起來。但是元旦祭宗廟分糕餅的陋俗，仍而勿替。元旦起七日，元宵起七日，是拜佛忙的時期，家家戶戶，都要向村頭村尾的佛殿上香。統計我村有興福廟關公廟五穀神廟后土天燈等，巡迴一遍，怕半個鐘頭不夠。家裏還有不少菩薩，母親就供了十餘位。巫覡

的勢力，仍舊很大。驅魔治病，樣樣都來。畫一張鍾馗的像貼在門上布帳上，膽氣就會壯旺若干。古代巫醫的社會，倒還可以經驗的呢！年來不知怎的同善社阿彌陀佛教都伸入鄉間來了，也真有不少的善男信女追隨着，大有炙手可熱之勢。茹素，唸經，行好事，這樣就一切都得救似的，多麼可哂！總結一句，淳樸是淳樸的。

五 人物紀

人物，說也可憐，所謂浙東學派是絕緣的。真奇怪，永康只隔三四十里，而它有陳同甫；東陽只隔五六十里，而它有呂祖謙；沈獨峯當年亦承朱子道臨講學，在學術空氣濃重的溫熏裏，竟產生不出一個大師！鮑彪的戰國策補註，潛悅友的咸淳臨安志，趙順孫的四書纂疏，算是頂刮刮的了。有明一代，據說不少朱紫大夫，文風也盛。但我就一個不知道。不錯，鄭汝璧是個大臣，如今淮陰還保留有他的題壁，令人油然而景仰，但又有誰呢？清初鄭唐的讀易菟，父親早就告訴我，頗風行於當時士林，每次太爺考，都去推銷；但四庫館臣把他收入存目，評它「每卦之末，附論一篇，多經生之常義。至繫辭舊雖分章，然自漢晉以來，未有標目；賡唐直加以天尊章，設位章諸名，則是自造篇題，殊乖古式。又說卦章次，亦加刪併，而不言

所以改定之故，更不免變亂之譏。蓋猶明季諸生輕改古經之餘習也」，自然沒有多大的價值。到現在還嘖嘖於婦孺之口的吳成周，是千言立就，書富五車的。學問固及身而絕，而高文典冊，也被不肖的子孫散佚精光了！此刻，我村有一位五十多春秋的學究，著了部鳴鳳山房集，很可惜聰明智慧，化在那無聊極沒意義的壽序碑銘上，匱匱而已，覆頤而已。還有好幾位，確是資分絕高的，但都成草莽的英雄，山林的遺逸，無以彰於世了。我很可憐他們不幸而生於山陬僻左，被閭閻重疊的圍困住。但此刻的鄉民，還在那裏歌頌學究教育呢！有子弟，有財力，也不願送出來，吸收些新鮮的血液，去抵抗那頑固的毒汁！我以萬分誠意，奉勸鄉中父老，多讓子弟，快叫子弟，遠出官學，費用也不很大，決不像你們所想像的那般大。那末，縉雲文化庶有改進之望。像現在，真是沒落有餘，配講什麼呢！「池沼中只有魚蝦，不是藏蛟之所」（石門集），時人之言，豈真是不刊之典？記得縉雲文徵的序文上一段話是非薄我們的，說是窮鄉僻壤的縉雲，不會有什麼人才，我們也決不接受！鮑彪潛悅友趙順孫是我們的開山祖，感念遺徵，怎不蹶然興起！

六 教育及其它

提到教育，我也無話可說，那里會有一年二三百塊錢可以辦一所兩級小學，五六十塊錢可以聘一位教職員呢？

這原是從最低額說，但最高的也不過百五十元，師資的優越與否，是可想而知了。鄉村裏的小學，那簡直是私塾的變相。能負責改良的固然很多；而因循苟且的確也不少。

署問教育局設一『進修會』，把教員抽回訓練，可以說是一種善舉，不管它的成效有多大。小學的數量確實可觀——鎮上有辦兩所小學的——，而實質上可太差了。城裏的仙都中學，也是受了經費的缺憾，設備與教學上，

綏遠方志鱗爪

顧廷龍

春假中，頤剛和我作平綏路上的旅行，流覽山水，并想知道一些西北風土的大概。

我們在綏遠住了幾天，覺得那裏正從各方面積極的改進。承蔣恩鈿君的介紹，得往各處去參觀，才得到這些鱗爪。

民衆教育館編刊的調查報告甚多，繪製各縣地圖甚詳。樊庫的自序說：「因內地人士不明西北實況……特將綏省各縣暨各蒙旗之位置，面積，山脈，河流，以及沿革，戶口，交通，物產等項，詳細調查，繪製圖說，名曰綏遠

都不能走上完善的路，但辦學者的精神是值得欽敬的。民衆教育館是推行民衆文化的，責任很重大，我去參觀了一下，也還差強人意，而館中人員的努力，尤使我們佩服。在這一方面，不能不算是長足的進步了。

其他歌謠方面，我沒有留心把它記錄下來，初中時曾記過的月亮灣灣照隔山，現在也統忘懷了。歌謠很不少，我們打從小巷穿過，黃昏時分，總可以聽到羣兒的歡唱，天上星，你娘也和尙（也，嫁的意思）等等算是最流行普遍的了。

分縣圖，彙訂成冊。本省圖由本省人編著，自然切實。

通志館已成立數年了。我初以為關於邊陲的文獻不多，很難攷徵。但去了就知道大部分均已成稿了，參考的書也很多。我在架上看見一部歸綏道志的稿本，三十七卷，光緒三十三年間吉林貽穀等所編，總司其事的是寧河高谿亭。貽穀序裏說原稿四十卷，今三十七卷中尚有缺佚，則已殘失了好多卷了！當時搜羅到的資料的確不少，可稱為綏遠地理最好的參考。我把牠引用書目中少見的書名，鈔在下面：

歸綏識略 張曾著。醇縣人，字小袁。

歸化廳志採訪彙二十冊 缺二冊，本廳劉鴻遠子儀輯，徐樹環寶生

續輯，張幹臣嘉楨補輯。

綏遠城志略 舉人景秀合色本穆騰武音德納輯，佐領魏瑞同輯。

清水河廳志稿 通判文秀纂，吳福壽百皆

歸化紀略叢語 韓鳳樓退齋撰。

土默特志略 參領都格爾札布昶玉撰。

綏遠職官紀 副都統文潤齋哲潤叙。

土默特職官紀 同上。

站地疆域舉務記 景知州禔武平輯。

寧遠廳古蹟志 朝邑喬制陸楚才著。

奉使日記 國初大學士張鵬翮運青撰。

豐鎮廳志稿四冊 署同知德溥纂輯。

和林格爾廳志略草 通判兼理事銜張煥綬之輯，喬樹陸少冊續輯。

綏遠城右司冊 普祥月庭輯。

薩拉齊鄉土志五冊 通判屠義矩根梅纂，偏關劉澍初稿。

藏拉齊包頭鎮志略一冊 包頭鎮紳士採輯。

寧遠廳志略一冊 署通判審存校，岱青輯。

興和新廳志藁一冊 同知陳時勢石朋纂。

陶林廳志略 通判賈樹方臣編藁。

榆林府志十二冊 護廷綏道榆林府知府李熙齡芸渠纂輯。

托克托廳採志錄三冊 通判河間任秉銓輯。

五原志略二冊 署同知姚學鏡輯。

上面有幾種方志，因為是稿本，所以外邊人不得而知。所惜的，這份目錄裏不曾記上編輯的年月。

廿三，四，廿四。

新校

天津衛志

易社校印

每部二册定價一元五角

于鶴年先生跋云，『易社同人校印天津衛志，不佞忝與執筆之役，不可無一言。自有天津以來五百餘歲，為天津衛者占其五之三而強。是以設縣雖有二百年之久，而天津衛之稱尚流傳人口也。當此三百餘年之設衛期中，記載之存者祇有清康熙十三年薛柱斗所重修之天津衛志，則其關係之切要可知已。且衛所制度久廢不行，史志所載簡略難周，欲知其詳，惟有從衛志求之。然衛之有志者甚罕，而衛志之行世者尤希，碩果僅存，此為其一，故風遺事賴以攷見，則讀史者豈可以其冗贅而忽之哉！』

發行處

天津河北省政府
河北月刊社